

韓非子卷之十一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一明主之道知有若之應密子也明主之聽言也美其辭其觀行也賢其遠故羣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其行身也離世其說在田鳩對荆王也故墨子為木鸞誣蔡華或官夫藥酒用言明君聖主之以獨知也

二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為的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不以儀的為關則射者皆如羿也人主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者皆如鄭人爭年也是以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故李惠宋墨皆畫策也論有深閎大非用也故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言而拂難堅確非功也故務下鮑介墨翟皆堅執也且虞慶詘臣也而屋壞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也不可

三挾夫相為則責望自為則事行故父子或怨譟取庸作者進美美說在文公之先宣言與句踐之稱如皇也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兵起懷瘡實而吮傷且先王之賦頌鍾鼎之

銘皆潘吾之迹華山之博也然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策杜之諺目辭說也請許學者而行宛受於先王或者不宜今乎如是不能更也鄭縣人得車厄也衛人佐弋也卜子妻寫弊梓也而其少者也先王之言有其所為小而世意之大有其所為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罪書而後世多無說夫不通國事而謀先王皆歸取度者也

四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加焉則上不信得所利於下名外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下畜之於君故中章胥已任而中年之民弃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平公腓痛足痺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任託者國之鏹此三士者言禁法則官府之籍也行中事則如令之民也二君之禮大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二君又何禮之禮之當亡且居學之士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情情耕戰之功不禮則周主上之法國安則尊顯危則為

屈公之威人主奚得於居學之士哉故明王論李疵視中山也

五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傳說之以無衣紫綬之以鄭簡宋褻責之以尊厚耕戰夫不明分不責誠而以躬親位下且為下走睡卧與去揜弊微服孔丘不知故稱猶孟鄒君不知故先自僂明主之道如叔向賦獵與昭侯之奕聽也

六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說在文公之友原與其鄭敝鐵也是以兵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虞人而獵故明主表信如曾子殺彘也患在專屬王擊鼗言鼓與李悝謾兩和也

一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日子何懼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肯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為之飾裝從衣文之賸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妻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妻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櫃薰桂椒之積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翡翠鄭人買其積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積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墨子為木為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為飛墨子曰吾不如為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二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為為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為輓拙為為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發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而勝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誣又賢於癸王召射稽使之誣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誣不勝如癸美何也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適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已疾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二宋人有請為燕王以棘刺之端為母猴者必三月齋然後能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右御冶工言王曰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久齋以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為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治人也無以為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因而問之果妄乃殺之治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一日好微巧術人曰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容為棘刺之母猴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官不飲酒食肉兩齋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術人不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冶者謂燕王曰臣為削者也諸微物必以削削之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之端王試觀容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術人曰客為棘刺之曰以削王曰吾欲觀見之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見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闔則顧白馬之賦故籍之虛辭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

夫新砥礪殺矢發弩而射雖真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羿蒙以五寸為巧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為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而說其辯不度以功譽其行而不入闕此人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

客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訣以後息者為勝耳

客有為周君畫莢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蘇莢者同狀周君大怒畫莢者曰藥十版之墻鑿八尺之隙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

周君為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此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練莢夙

客有為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易者對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且暮鑿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神無形者不鑿於前故易之也

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毅見之曰毅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毅有樹籛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籛所貴者謂其

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籛為也曰然毅將以欲棄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籛之類也

虞慶為屋謂匠人曰屋天尊匠人對曰此新屋也陰濡而椽生虞慶曰不然夫濡陰重而生椽撓以撓椽任重塗此宜卑更日久則塗

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以直椽任輕塗此益尊匠人誦為之而屋壞一曰虞慶將為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撓塗濡

則重以撓任重今雖成久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雖久必不壞匠人誦作之成有間屋果壞

范且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人張弓也伏藥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機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焉得無折且張弓

不然伏藥一日而蹈弦三旬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為之弓折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辭辭勝而反事之情人主說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

而斃乎辯說文麗之聲是却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故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違乎工匠之構屋張弓也然而士窮乎

范且虞慶者為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也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

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為范且虞慶者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為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故屋壞弓折知

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危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戲然至日晚必歸爨者塵飯塗羹可以戲

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慈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能為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

慕而治強者秦也然而秦強而未帝者治未畢也
三人為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譴或怨者皆扶相為而不周於為已也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

110271A B10-7

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耕耕者盡巧而正畦陌畦時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皆挾自為心也故人行事施子以利之為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為心則父子離且怨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為民誅之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祭如皇之臺掘深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來為民誅之

蔡女為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異也請無以此為規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為天子伐楚楚伏因還龍蔡白余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因遂滅之此義於名

而利於實故必有為天子誅之名而有報讎之實吳起為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痛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之母立泣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尚何為而臨對曰吳起吮其父之瘡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

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藩吾刻跡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於此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為博箭長八尺棊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

文公反國至河令蓬筮指之肅指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耶犯對曰蓬筮所以食也肅指所以卧也而君指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為君行詐偽以及國者數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祭社者擗楨而置之

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駢而盟于河

鄭縣人乙子使其妻為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

鄭縣人有得車軛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俄又服得一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軛今又曰車軛是何象也此女救我也遂與之鬪

衛人有佐弋者鳥至因先以其捲鹿之鳥驚而不射也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甕以歸過頤水以為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甕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日魯人有自喜者見長年飲酒不能釀則唾之亦効唾之一曰宋人有少者亦欲効善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之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書曰既雕

既逐運歸其樸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於文曰難之顧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

野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

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曰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舉學者多似此類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履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王登為中牟令上言於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者已者其身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主曰子見之我將為中大夫相室諫曰中

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絕無已也王登一曰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棄其田耘賣宅園而隨文學者之半

叔向御座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敵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敵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鍾矣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死恐已因生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嚴穴之士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以數十佗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嚴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急於行陣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急於行者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五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未得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衣紫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

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却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一日齊王好紫衣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貴傳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王欲民無衣紫者王以自解紫衣而朝群臣有紫衣進者曰益遠寡人惡臭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完甲兵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國小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設簡公身無患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鍾鼓不鳴寡人之事不一國人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為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陰於街者莫有搜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

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却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一日齊王好紫衣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貴傳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王欲民無衣紫者王以自解紫衣而朝群臣有紫衣進者曰益遠寡人惡臭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
楚人未及濟右司馬購強趨而諫曰楚人衆
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
敗襄公曰寡人間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不
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
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人畢涉成陣而後鼓
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
爲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
人已成列揆陣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
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夫必恃
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
耕以爲上服戰厲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
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齊景公游少海傳騎從中來謂曰嬰疾甚且
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
駕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
騶爲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爲不
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
巧而以爲不如下走也
魏昭王欲與官事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

事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
讀法十餘簡而睡卧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
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爲人臣所宜爲者
也睡不亦宜乎孔子曰爲人君者猶孟也民
猶水也孟方水方孟圓水圓
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惠
之問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
貴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
君不能下令爲百姓服度以禁之長纓出以
示先民是先戮以蒞民也
叔向賦攬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易行也申子曰法
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令君設法度而
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
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申子請仕
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請
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請申子辭金請罪
六晉文公攻原襄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
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
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右

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
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
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
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
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
攻原得衛者信也
文公問箕鄭曰救饑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
曰信名信名則群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
怠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
勸勉而遠者歸之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今返而
御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
待之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
文侯不聽曰不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
爲也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
顧反爲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
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
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

之教令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

楚厲王有警為鼓以與百姓為成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而民信之

李悝警其兩日和謹警敵人且暮且至擊汝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於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毋得使通辭到其言以告而知也惠嗣公使人偽關市關市呵難之因事關市以金關市乃舍之嗣公謂關市曰其時有客過而予汝金因謹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為明察

韓非子卷之十一

韓非子卷之十二

外儲說左第三十三

匪十

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不怨也明危坐子臯車雖刑之有不忍之心明者懷德報德故不以翟璜操右契而乘軒功當受寵故襄王不知不功當故胎卯五乘而履屬即承東止齊大矣而王唯登之五乘上不過任臣功大實薄猶當人而履屬也

不誣能即臣將為失少室周王真信不誣人有勇力多已者即進之以自代

二恃勢而不恃信恃信則信者不生心故東郭牙讓管仲公欲專仲國柄牙以仲難志矣讓明治恃術而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魯父內也其鄭信識以為原今日必不致我軒曰人主不以術術臣而恃其不致其若之何也故有術之主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雖有駁行必得所利而駁難者簡主之相陽虎

魯說齊是行敬也趨主以哀公問一足子曰術而之盡其用而趨其難則心樂所以愛一足若何曰愛反足居心樂所以愛一足若何曰其信一足故曰一足

三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君雖有師小臣當即充指顧之投文王理解左右無可便者是亦失士也言者所與者皆其師是解非也

賊朝堂在燕當飲今李孫一

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而禁如此雖神不行況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當罪而毀如此非堯乎夫為門而不使入如無門也委利而不使進與利不進亂之所以產也門不利不使進亂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聽譽者

而明察照羣臣則鉅不費金錢王用左右故也辱不用玉璧王用譽故西門約請復治

鄴足以知之治事之君乃迎而拜此是知左右能為猶盜嬰兒之矜棄與明危子榮衣

盜者子不取其父盜以父所盜衣於人謂者見不和其父明以明於者衣人入所謂者為非是子綽左右畫能成言用左右言亦不得得質去蟻驅蠅念王論言謂左右言亦無安得無桓公之憂索官公聽左右索官無

宣王之患耀馬也王不察守馬者

五臣以卑儉為行則爵不足以勸賞寵充無即則臣下侵偏說在苗貴豈非獻伯孔子議

晏嬰數伯為相妻不衣魯晏故仲尼論管仲與孫叔敖故有三歸以其大德而出入之容嬰陽虎之言見其臣也而簡主之應人臣也